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台阶>>

13位ISBN编号：9787500672425

10位ISBN编号：750067242X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

作者：李森祥

页数：22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阶>>

内容概要

这是一本作家自己精心编辑的小说集。

一个懵懂少年，怀着对社会的美好愿望，出发去寻找他心中的理想……　　许多年之后，他终定居于都市时才发现，他所引以为自豪的诚实、信任以及幻想等能力正在丢失。

于是，他再度从童年出发，回到曾哺育他和大的村庄，与那里的人开始重新生活与交往。

他从父辈们生存的智慧、憨厚、勤劳甚至狡黠中再度捕捉自我血液中流淌的原生物质，从老师、乡邻那儿阅读最初的互助和给予，从玩伴以及植物、昆虫身上体验原始的纯真与浪漫……田园不是作家精神的归宿地，但通过这样的寻找，作家回到了纯真年代，那些远去了的人以及逝去的岁月，是那样地充满温情与人性关爱。

当作家用憨朴有致、疏密相间的语言与细节叙述这一切时，他让自我的心灵也开始具有净化的能力。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台阶>>

书籍目录

算盘玉牙字墨犁拳手雀巢台阶灯笼横脸肉荷花癞子烂秀才癞子女人麦凳家里来了个女知青看瓜踮脚叶凤仙来歪头胡琴痴连升豆腐脑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章节摘录

这陈老师是块活算盘，经他手教出来的学生，个个算盘珠上走得了马。
的的得得，的的的得得得，珠子炒黄豆一般响成一气。
学生家长听了，笑眯眯的，说：日他娘的，光听这声响，心里就怪味道的。
教室是祠堂改的，先前叫王家祠堂。
过去王家发过一阵子，是大户。
快解放时，王家败了。
这祠堂归公家所有，开过大会，办过大食堂，住过工作队。
一九六四年办小学，祠堂空着，队干部说：现成的，摆几张桌子，比镇子里的学堂都好。
我去读书时，祠堂里开了三个年级。
一年级十六人，三年级七人。
三个年级摆在三根母猪腰一样粗的祠柱间垅里，老师站在中间，被祠柱比着，他就显得更细。
他脸上紧绷绷的，给一年级上拼音课，他喊：啊--十六个学生就“啊--”参差不齐的发声，在祠堂的梁柱上缠来绕去。
不知是燕子还是麻雀，在声音的空隙中穿进穿出。
其他的两个年级就自学。
下课后，老师要到房间里去休息一会儿。
祠堂有阁楼，老师的房间就在阁楼里。
他爬楼梯时，很吃力的样子。
咯--咚，咯--咚，好一会儿，才看得到他的头快碰住楼梯顶部的一根横梁。
老师举起一只手，掌片子在横梁上挡一下，然后头再移进横梁里去。
我弄不懂，老师为什么不弯一下腰，非用一个比较吃力的动作。
上课时，老师不敲钟不吹哨。
他的头又从横梁内移出来，脚就从楼梯上下来，咯--咚声比上楼时响，弄得祠堂里回声很大，学生们远远就听见了。
到他下最后一级楼梯，我们已经坐好。
哭虫欺我是新生，将一条蚯蚓灌进我的领口里。
蚯蚓在我背脊上蠕动，滑腻腻痒酥酥的。
不敢叫喊，就拱背，想赶蚯蚓爬出来。
结果我越拱，蚯蚓蠕动得越乱。
我终于忍不住，委屈的泪水就出来了。
老师正讲着课，忽然对我瞟一眼。
他捡过一颗粉笔头，薄大的手片子一晃，粉笔头划出一条白线，朝我这方向飞来。
我心里很紧张，却没料到粉笔头正好弹在哭虫的额头上。
哭虫的额顶，就有一颗黄豆大的白粉点。
哭虫挨了弹，就接了命令似的，很老实地到我背上抓蚯蚓。
他像抓泥鳅一般，用三只手指头一钳，我背上疼了一下，蚯蚓被他捏牢，我背上的一条瘦筋，也差点被他抓掉。
哭虫把蚯蚓放进袋里。
他是不敢丢掉的，要带回家给家长看。
哭虫无父母，只有姐夫、姐姐。
但也少不得挨一顿骂。
这是老师数年做出的规矩。
父母以及大人们，想晓得孩子这一天是否好好读书，见有白粉点，就晓得个大概了。
然后就喝一声：如实讲来。
有谁想耍滑头，将额上的白粉点偷擦掉，那是白费心思。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师总能晓得。
第二日上课时，再弹一颗，比先前一颗重。
如此一二三，一颗更比一颗重。
到了第三颗，石击一般，学生就吃不住了。
　　老师弹粉笔头，得力于他打算盘。
那些算盘珠子，被他左右开弓的两只手弹开拨拢，噼噼啪啪的，他眼睛都不大要看，你不知他的几只手指怎么颤一颤，粉笔头已经到人的额上了。
　　我爷爷得知哭虫欺侮我的事，说：陈算盘这个人算得是个讲公道的好老师。
他就包了二两好烟丝，让我拿给老师。
老师看了烟丝说：这烟丝蜡黄，哪里买的？
我说：爷爷种的！
老师就赞许地点点头，用手指撮出一小撮，将其余的烟丝包好，递给我说：告诉你爷爷，我心领了。
　　老师是不抽烟的，那一小撮烟丝他带给堂客品尝。
　　老师的家在樟潭镇上。
学校离镇有近二十华里，他隔一个月的星期六下午，拎一只席草打的草包，背脊骨笔直，脚步轻飘飘地，步行回镇上去。
那草包里装的，八九不离十是烟丝。
　　老师的堂客烟瘾很大，专抽旱烟。
她隔一个月到学校来一趟。
老师逢双月回去，她赶单月来。
来了，除去抽烟就是洗衣服或拆洗被褥。
她拎一篮脏衣脏被，向村里人借一块搓衣板，到溪里去洗。
洗溪水是舍近求远，村里的堂客，就在村内的水塘里洗。
老师的堂客说：那塘里剖鱼，杀鸡，刷粪桶，洗脚，再脏不过，哪有溪水好呢？
村里的堂客听了，不服气，斜着嘴说：什么溪水好呀，那里清静，两口子好亲热，肉麻死了。
　　每次洗衣，老师都陪着去。
堂客不叫老师动手。
她坐在溪边的一块青麻石上，把两只脚从布鞋里抽出来，扒掉袜子，是双很白的小脚，只是皮有些皱。
她把脚浸在水里，搓衣板戳在腿叉子下，将打了肥皂的衣服按在搓板上呼吃呼吃搓。
　　老师就坐在旁边，很呆的样子，怀里抱住的是一杆比教鞭还长的烟枪。
烟枪上的烟袋在他胸前有一下没一下地晃。
堂客说：你累了就站起来走一走。
他就站起来走一走。
走三五步又返回头，原地坐下，不动。
　　衣服洗好了，堂客将脚从冰冷的溪水里拔出。
脚已经泡胀了，肉鼓鼓的，老师看着很丰满。
堂客说：那么红嘟嘟的，难看死了。
老师说：哪里话呢？
好看的。
老师就将堂客的脚抱起来，塞进怀里焐。
堂客说：都麻木了。
老师说：焐一焐就不麻了。
　　就那般焐着。
堂客的两腮也红洇洇的。
她掏出一个纸媒头，火柴点着，将烟枪横在两人中间，捻出一颗壮壮的烟丝豆，闷进烟盏里，纸媒火一戳，咝咝几声，烟雾就在堂客的嘴上和老师的头顶缠绕如丝。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师自己不开伙食。
不知怎么的，一些日子以后，其他学生家长就有闲话。
老师就改为轮伙，一个学生家一天。
村里人都对轮伙有兴趣。
有驻队干部、农业技术员以及来往过客，都吃轮伙。
老师轮伙有个规矩。
办伙的人家，桌子上不能有鱼肉。
他说肠胃不好，鱼肉容易闹肚子。
不上鱼肉，光萝卜青菜的，一般人家又过意不去。
有学生家长再三和他说，他松了口，说是一定要添菜，一碗豆腐足了。
就一碗豆腐。
村巷里也有豆腐担来去叫卖，剖一碗四分。
这样，就常可以看到，那曲里拐弯的巷弄中，堂客手上托一碗抖抖颤颤的嫩白豆腐，有人碰见了，打个招呼，问：某某娘，剖豆腐啦？
某某娘就嚷：是喽，今朝轮老师的伙。
老师吃饭时，自带一只搪瓷面盆碗。
吃完一天，将饭碗歇下，他就掏出一只老式的牛皮票夹，点出粮票，钞票，用一只碗底压在桌子上。
然后打招呼说：辛苦你们了。
学生家长客气说：交什么伙食费？
老师回话：规矩，规矩。
这样说着，堂客们已经将他的面盆碗刷过揩净，递到老师手里。
他将面盆碗夹在胳肢窝里，脊背直直地消失在昏暗的油灯影里。
只有他很齐整的脚步声，像竹竿拖在鹅卵石路上，啪得啪得地远去。
老师夹一只碗到人家里吃饭，久了，就有人说闲话，是嫌不干净吗？
还是怕吃不饱？
他夹碗前真有一次吃不饱。
一位很小器的家长，用小碗给他吃饭，他吃了第一碗，欲盛第二碗时，那家长正好用木饭勺在饭桶的内壁上刮，咕咕的声音，那意思是说：饭桶已经见底了。
老师会意，不再吃。
那就得饿肚子。
饿肚子的事他是不干的，付了搭伙费呢。
于是，他干脆自己带碗，碗大，一盛大半碗，正好吃饱。
有个别家长说：什么搭伙费，那几张小角票，塞屁眼都不够。
这话老师听到了，他就笑笑。
他在祠堂后背挖了一只小茅坑，埋一只能装两桶粪的旧水缸。
水缸是原先杂货店的废品。
四根竹竿撑起几片挡风遮雨的草帘。
老师就蹲在这小茅坑上方便，一天一次。
老师方便时，两脚尖踮得很高，他的背脊仍旧不弯，那样蹲法就很吃力。
后来，他在缸边打了一根硬木桩，，两手抓住木桩时，重心就稳，这样也就方便了。
天长日久，那木桩沾满了粉笔末，风吹雨淋，就结成许多龟裂的小白块。
老师的茅坑我们不去光顾。
有屎憋也要憋回家里。
这是长辈们暗地里再三关照的。
有尿可以随便。
肥屎不肥尿嘛。
我们通常在祠堂的另一个角落里，对着桑树和野花杂草，将黄色的液体乱便一气。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那缸里的东西就是老师的。
他不准别人随便去挑。
他心里排好一个秩序，半月一次，由学生家长去掏“宝”。
一掏两个大半桶。
学生家长就会认为：轮老师的伙也不大会吃亏。
我爷爷将两大半桶粪挑回自家菜畦上，就笑眯眯地说过：这算盘，肚子里的货色真不少。
有一天，老师很认真地要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上他住的阁楼里去看看。
我们心里一下子兴奋起来。
这就是说：老师要教我们珠算课了。
按老师的惯例，开教哪个年级的珠算，就让上他阁楼里走一趟。
这已经成了他的一种固定仪式。
以往，我们不敢上老师的阁楼，他是有意和我们保持着这一段距离。
阁楼在我们心目中就显得神秘。
我们排着队，很小心很紧张地往楼梯上迈步，一步步迈得很慢。
我脚底心软绵绵的，好像踩着的不是楼梯板，而是踩在老师的身上。
进了阁楼，我的好奇心一下子没有了。
我觉得阁楼和我家的房子没多少区别，只是东西摆得比我家的整齐。
被子叠成豆腐干一般，放在床的一角。
床上挂着一顶棉纱帐，帐布有些黄。
床下摆着两双布鞋，一双有泥，一双很干净。
床旁一张条桌，一张有些发红的旧藤椅。
条桌上是一盏煤油灯，灯罩的顶部很黑。
在阁楼的另一角，还摆着两只箱子，一只樟木板的，镶着全副的铜铰链铜包角，包角上绿生生的，发着铜锈。
另一只箱子很简易，用普通的木板钉成。
老师让我们轮流在他的藤椅上坐一下。
藤椅会吱咯吱咯叫。
我们都坐过藤椅后，老师才打开了樟木箱。
樟木箱内掀出一股陈年樟气，在小阁楼内左右弥漫。
这有些辣有些绵酽的气息渗得我的鼻子忽大忽小的，我拼命熬着，才没打出喷嚏来。
老师搬出来一样物件，很重。
他小心地将物件平放在条桌上，解开包布，是一块算盘。
老师对我们招招手，很慎重地说：你们来摸摸！
我们就过去摸摸，一摸我就瞪大了眼睛，原来是块石算盘。
它不光算珠是石的，连排档、盘框也是石的。
这是一块雕出来的石算盘。
它能算吗？
能算。
老师看着我们全摸过后，将左手按在算盘上，大拇指一勾，咯得数声脆响，打出一排珠子，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老师说：你们看住了。
只见他薄大的手掌一翻，手指头弹开，一瞬时，就有盐锅里爆黄豆般的声音炸出来，一串串地在我们耳边滚。
一会儿工夫.声音没了，算盘上的一至九珠子就调了个头，成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同学都炸着嘴，耳朵鸟翅般弹得笔挺。
老师说：你们能够像我刚才这般不歇力地打一遍，那就可以在滚了的油锅里用手指弹出一颗花生米来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

经老师这么一说，我们就更加惊呆了。

我心里想，到哪一天才能学到这一手绝技呢？

老师的话是真的，他手指尖上的老茧，比我爷爷指根的老茧厚。

……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